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宋

徽宗皇帝

已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

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卿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等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

法明年始復寺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渤海人及索都完顏部人按索都舊持國書

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來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遼人

者王環師中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

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詔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

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

副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曰虜

主望之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書取

所以深戒宋徽宗皇帝

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占城入貢。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取盟。其說

三月。以馮熙載字彥為。衛州西安人。為中書侍郎。范致虛注見前。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為尚書左右丞。致虛自右丞進左

對人心已不可

承半歲。以母喪去位。事在後年。餘起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圍燕。致虛謂邊警一聞。必有意外之患。

於此觀之。而輕信譏

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考宋史致虛阻戕燕之議。在起知大名時。續綱目叙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輯。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在震武城北。敗走夏人。追殺之。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囑遣之。乃引兵二萬至

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

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舊作察哥。今改。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

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

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方輿紀要在遼都間。為一員擔軍。夏制負擔一人為一抄。斬首而去。

賁隱其敗。以捷聞。

賁隱其敗。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憫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當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照秦兩

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子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

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魄。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

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傭農興。見犬犬踰楊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

注。歷七日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

注。歷七日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叟。錢塘人。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

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

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

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寶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遼遣使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遼遣耶律訥格舊作奴哥今改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使呼塔噶舊作胡突袞今改後仿此。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固新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備僚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條尚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改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腰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轡。頻幸其第。

自若。由犬而溺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擊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水。漭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告。女子生鬚。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宋史者因宋運日赫。據一以五。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之。詭矣。徽宗寵任蔡京。一門並居華要。乃至所養。

皇高宮
慶安亦
封號雖
唐末造
未聞有
在昔藝
幸趙普
禮視家
當時草
君臣尚
妨略分
或別寓
心後世
可引以
法乃蔡
以主婦
壽稚子
衣公然
之謝表
上特禮
大義者
且非而
之史冊
明爲實
事亦甚

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醺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

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嫖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頤殿中監龍信傾其

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帝令苑囿皆做

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
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跋涉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尙書左右丞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知至是張邦昌自

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爲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字韻德南劍州人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

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

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

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

又況有臣子不忍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

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
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

張果以方正自矢。即不當倚。所擯姦黨。者誠不相。知無難守。匹夫之志。何不不變。解之有既。受京招其操。持已可概。見且始用。詭詞以變。詞相傾。倒以緇交。更難言入。至不亂矣。至其所抗。慨而談。仍不過空言。無補焉。一。楊時豈遂。足掩其趨。炎之辱乎。

責輔無以思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章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秘書郎。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事皆有惠政。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

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是。福州進士張翥。字柔直。候官人。到部。蔡京延訓其子。弟。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翥。翥不獲。乃即詣諸生。

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翥曰。天下被而翥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索汝曹。惟。有善走乃可逃死。爾諸生大驚。亟以告京。京默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翥。深與傾倒。翥慨謂京曰。願

社稷危在旦夕。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

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

郎。

庚子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

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眾怨。始不樂。而靈素愈忿。橫不

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運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

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屬燕囚。建議遣

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中書舍人吳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

儒時遂求去。又有安堯臣者。上書曰。燕雲之役。與則邊疆遂開。宜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臣恐異日居亡恤。邊境有可乘之隙。復子書。銳伺間以逞其欲。此臣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為羣姦所沮。吳

時字仲遠邛州人
安義臣惇族子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主不許

先是遼遣蕭錫里

舊作習泥烈今改

持冊藥如金金遣烏凌噶贊謨持冊副

本報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

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格爾

舊作斜葛今改後仿此留

兵一千鎮守多昂摩

金主異母弟按多昂摩舊作闊母今改後仿此

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

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瑚圖哩巴山

金史地理志撫州有瑚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蘇尼特按瑚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後仿此

聞金舉

兵命耶律博碩布

舊作白斯不今改

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

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昂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

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

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據起揖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

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

欲以爲吾疾而罷我爾聞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宋政權於
門戶京攸
望父子爲
仇敵則倫
起而溫手
診其父以
強有不適

收之屬
與鳥獸等
倘得齒於
人類乎珍
兒之臂而
奪之食已
為悍德攸
乃以疾罷
其父則亦
就不可忍
徽宗厭薨
蔡京而任
其子相傾
軋既味移
孝作忠之
義且視綱
常而滅而
不知維持
何以為
國乎
禦邊而謀
及歲幣已
屬操縱由
人無能可
耻但遼宋
自漕淵講
好以後歲
幣交納百
有餘年未
開以五十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續綱目系于八月今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

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遼史地理志以燕分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

金兵自平地松林。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趙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

能從因遣員勒借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達承示書致罰契丹

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議熙河鈴轄趙隆

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塞責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為大臣

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域

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神符太尉師成黜惡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

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入處殿中凡

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

為己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四方雋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輒

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

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事既起料敵繁興計口出算之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萬一千七百萬萬與五十萬萬多就少手又況金幣施加所費五十萬者仍在萬者以代稅一百萬而費轉多中更爲失之患即因之以與爾特君若臣尙自謂爲得計誠可矣

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清溪。今嚴州府淳安縣唐曰清。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

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洞。源諸洞。亦曰青溪洞。後改名威平。在淳安縣西。皆山谷幽險處。

民物繁夥。有漆栳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圖。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

勛。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綽。字志宏。南劍州沙縣人。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蕭歸田里。勛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

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勛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

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

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亦曰重坑山。在淳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太宰。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黼遂爲少保太宰。京致

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遣乘高爲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

中戰死。遂北掠桐廬。二國吳縣今富陽。本漢富春晉改。名今屬杭州府。諸縣進逼杭州。知州趙震。盡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

陳建。廉訪伯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盡鏑亂射。借盡

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

發運使陳遵。字亨伯。其先自江南徙永州。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察。帝

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臘分兵陷婺州。又陷衢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犯處州。守貳督遁走縉雲。尉詹良臣率數十人出鎮。為賊所執。誘降不屈。亦死之。彭汝方字宜老。汝礪弟。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處州本隋括州。唐改名。今為府。屬浙江縉雲。唐縣今屬處州。

真臘注見前入貢。真臘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主金衷褒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辛丑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字穆仲擊降之。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

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通鑑作宋元

叔夜知海州。在侯蒙卒後。考叔夜本傳。叔夜為蔡京所忌。出知海州。事應在前。今改正。使問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刳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

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

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楚伊都舊作余親叛降金。遼主諸子長晉王阿咤罕舊作敷盧次秦王定次

宣和時東
南疲敝已
極其勢固
如拯溺救
焚宗作
灼知與革
之宜即常
降詔竟行
乃以公處
官暨輒付
便宜且令
其竟稱御
舉行事太
開倒授莫
甚於斯他
日蔡京梁
師成之習
仍帝書擅
傳詔旨皆
從此效尤

許王甯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趙王錫里次晉王阿吃罕今考皇子表晉王第一趙王第四又尙有燕國王塔魯梁王雅里六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而續綱自因之今依表改塔魯魯營作捷魯今改晉

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後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

斥文妃作歌諷諫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須臥薪嘗膽今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漢北分夕枕燕雲之句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小字錫衣舊作師姑

改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舊作撻曷里今改妹

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遼主遂

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舊作遇買今改等將

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遼置屬興中府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

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不及還報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

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引大

軍至合擊敗之賊遁據杭既而貫前鋒至青河堰即今清湖關在杭州府仁和縣北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還清溪諸將劉

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字幾道湖州人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尙

二十萬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

直前掃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

千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送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賊平民二百萬月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

本名揚廷字實王越州山陰人

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

則寢自平又言朱勗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俊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

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

珍異之物充牣二人家而入尙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

考禁中黑眚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洛陽黑眚徽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末續綱目直書秋七月黑眚見于禁中似屬無據今但書黑眚見宋史先載洛陽眚言之事而以禁中黑

管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

禁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書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不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

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寢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

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場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生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戰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注見前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輓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在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

字士美懷州人

爲尙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

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緩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

帝第九子章妃所生爲康王

壬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睹罕走雪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

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用其策以會音都統內外諸軍

嘉努尼瑪哈幹布

主庶長子後改名宗幹
按幹布舊作幹本今改

幹喇布

舊作幹喇

博勒郭

舊作博勒

等圖之

耶律伊都為綱導

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

遼置本漢土垠縣地故
州城在今喀喇沁右翼南

遼主方獵驚驚

在今赤城縣西北宜鎮志
自遼金來為飛放之所

伊都引洛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剌罕爾若為社稷計不惜誅一子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

舊作撒

八今改等復謀立阿剌罕

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

字吉林孝先孫達爾丹舊
作得里底吉林舊作紀都

今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剌罕亡阿剌罕

曰安忍為蕭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被誅阿剌罕素有人望諸軍聞

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驚走雲中遺傳國

璽于桑乾河

注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璿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週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

人也劉安世嘗因璿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

方輿紀要在古雲內州北雲內
州遼置故城在今烏喇特西北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

在今熱河南

拔其城遣固新略近地獲遼護衛錫里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則

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幹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

方輿紀要在開平廣
衛西南即大青山也

尼瑪哈出驪嶺

在今熱河

方輿紀要在大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

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

山始悟。肅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兩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

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以奉先及其次子。豎械送金主。

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達爾丹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

析津人

等以耶律濤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遷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

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

幹即和勒博續綱目誤分二人說詳後謀立瀋處溫邀張琳白其事

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

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什

字重德遼太祖八代孫嘗官翰林承旨遼國語謂翰林爲林牙亦稱達什林牙達什嘗作大石今改

左企弓

字君材
蘓人
虞仲文

字質夫武
州寧道人

曹勇義人

康公弼字伯起宛平人

集蕃漢百官諸軍詣瀋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瀋不

許將出李爽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濟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

以妻蕭氏爲德妃。加盧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什。

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

族而已。遣使來報。免蒙幣結好。亦遣使奉表千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穆哩庫幹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

身乃聖體
臣之名爲
天下修雖
嗟賸何及
乎未成功
事先求賞
已出情理
之外而蔡
攸更欲美
爲充賞尤
官朋友尙
不可如此
戲說况君
送乎此等
人死有餘
辜而帝猶
笑而勿責
哀哉信如
君不君臣
不臣微宗
之世一齊
景公之世
也不亡何
待

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

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

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

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

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重驍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曰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朝散郎宋

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乎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

命建局以補完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

金取遼東勝諸州東勝州遼置即唐東受降城地注前見獲阿蘇以歸。金洛索等略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爲誰

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神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

誅濮州甄計除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

量貴高陽關之役造次指揮師道阻其輕進自屬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難有進無退豈可逆料其必敗哉戒軍人爲退逃計宿將統帥固當如此示怯耶至云人持巨槌自防顧不大敗尤覺唐可笑試思一槌之利孰與五兵設營雖亂旗靡時長戰短戈尙不足支而欲恃木槌以禦敵更不難矣紀載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師道諍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賈不聽分

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注見前耶律濇聞之遣耶律達什蕭幹禦之師道

次白溝遼人諫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

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

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

大國圖之賈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賈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濇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濇寢疾聞遼主傳檄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

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者藥濇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

營都部署耶律濇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

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濇屬亂軍心欲殺之濇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

已而濇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執政入議處溫稱疾不至

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濇死蕭幹等乃立濇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

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證濇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毀元

帥劉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重賈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